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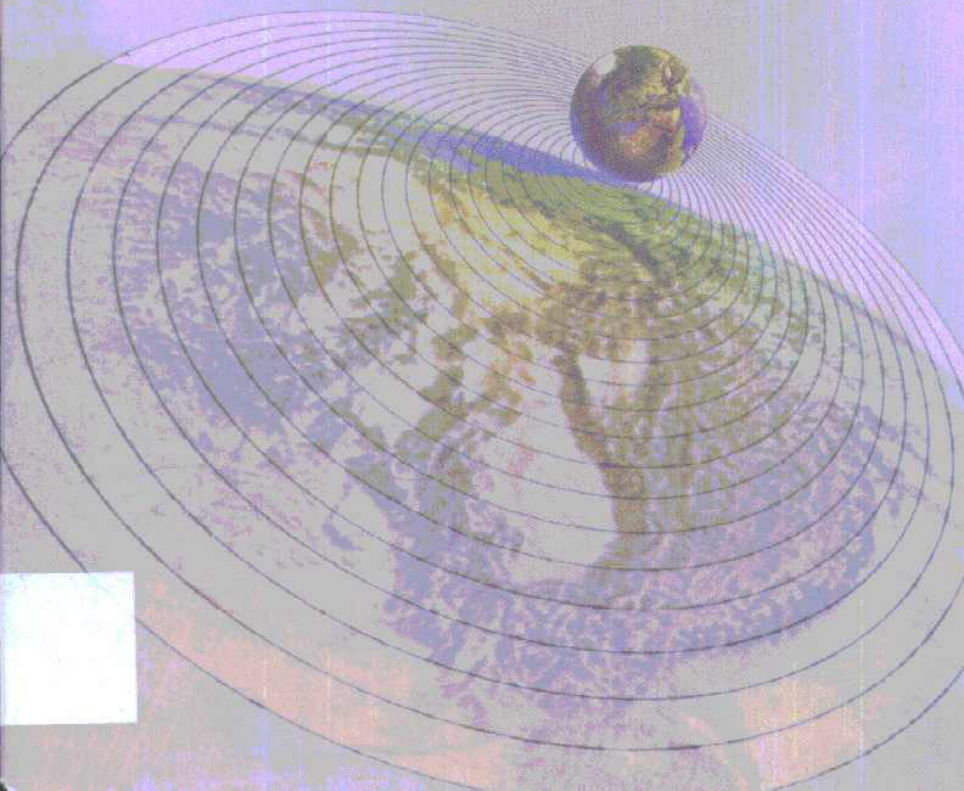
# 旅游经济发展

# 的文化空间

庄志民 著

LÜYOU JINGJI FAZHAN DE WENHUA KONGJIAN

学林出版社



# 旅游经济发展的文化空间

庄志民 著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游经济发展的文化空间/庄志民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8

ISBN 7-80616-735-8

I. 旅… II. 庄… III. 旅游-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741 号

## 旅游经济发展的文化空间



作 者——庄志民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25

字 数——20.5 万

版 次——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书 号——ISBN 7-80616-735-8/F·53

定 价——15.00 元

**第一编**  
**文化旅游诸层面分析**



# 旅与游关系的文化审视

## 一、亦“旅”亦“游”

通常人们总是说“旅要快，游要慢”。这时，旅和游是分开学说的。倘若融合起来考虑，当“旅行”本身也成了“游憩”，该是怎样的一番文化情韵呢？这使我想起访学美国的一点经验。

由于高速公路的发达，美国的铁路业近年来萎缩得厉害。那条从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腹地穿肠而过的铁路，正好经过大学城爱伦斯堡。这儿，本来有个铺着六条铁轨的小火车站。平时，车站门庭冷落，只是偶尔有些货车通过，客车已经很少见了。家用小轿车的普及，使得人们再也不愿意搭火车旅行。

可是，有趟周末旅游列车，引起我的注意。从爱伦斯堡到亚克玛，票价 40 美元（内含一顿早餐）；两地距离，小车半小时，大约顶多 30—40 英里；游车时间 3 小时，清早出发，午前抵达。

如此既贵且慢的旅游车，竟然也有人坐，我惊叹。

窗明几净的车厢里，显得高雅舒适的靠背沙发上，悠然自得地坐着绝对不会拥挤的游客，或看报，或喝着早茶咖啡，或三两朋友在轻声交谈，也有人透过窗玻璃观赏着外面在美国人看来挺精彩的风景。你听，诸如“Wonderful”、“Amazing”、“Great”之类的赞扬，不绝于耳。

原来，爱伦斯堡到亚克玛的火车铁路，正好依山傍水：

一边是并不很高的山丘，有时碰巧，能见到鹿群，这些自然天使，毫不理会轰隆隆驶过的火车，照样自顾自地在嬉戏，在觅食，在散步，在奔跑；

一边是清澈的玉带般的亚克玛河，从终年积雪的山上流下的碧水，冰冰凉清丝丝，欢快地扬着水波，朝亚克玛方向流去。不时，会看到一只只橡皮筏子顺流而下，筏子上，那些钓鱼爱好者正不断挥舞着钓鱼竿，把据说挺先进的抛钩撒向远处的水面。我的美国朋友告诉我，由于生态思想深入人心，不少钓鱼人纯以垂钓为乐，典型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钓到鱼，和一同的垂钓者欣赏一番，碰着捕获了大鱼，与鱼合个影，吻一下，然后，就将鱼儿放生。

如此在农耕文化中司空见惯的山水景色，对于生活在高度工业化环境中的美国人来说，具有“阴阳互补”的疗教异化了的人性的作用。撰写《大趋势》的奈斯比特说，未来社会发展的十大趋势之一，就是深厚感情与高技术相统一。大概，为电气化和高技术所包围了的美国人，走出家门，正是为了追求如此的统一？我想。

既然如此，我对旅游列车何以如此慢吞吞，像老牛拖破车似的，有了深入的理解。

已故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对树立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块旅游告示牌大加赞赏，那块牌上写着：“慢慢走，欣赏啊。”疾步如飞，走马观花，人们是难以和自然相契相合、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的。惟有慢慢走，才能诱发返朴归真的情愫。

比起牛车的低技术，比起人们步行的“无技术”，火车的技术含量无疑是高的。能不能既利用火车旅行舒适便利的一面，又把其技术含量降下来一点呢？能。那就是降低车速。

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文化学的话题：我们在提高火车的车速，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有意让作为捷运工具的火车开慢车……

对我来说，更关注的倒是，当“旅”也成了“游”的时候，意味着怎样的一种人生美学境界？我们的国内旅游业，在旅游环境设置以及旅游项目的策划和经营上，怎样才能诱导游客把“旅”也当成“游”？

我想起了上海黄浦夜游轮，想起深圳“世界之窗”内代步的电瓶车，想起了有些旅游区交通设计中“通而不达”的构思，想起了作为旅程一个组成部分的候车室、候机厅……

## 二、苦“旅”甜“游”

文明人类所面对的，主要是人工化的世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人工世界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微波炉代替柴草灶，公寓楼代替小茅屋，电视电话大哥大代替画像书信烽火台，飞机火车快艇代替马车牛车和木船……

如此的生活的确使人们活得很省力，少了鞍马劳顿，少了餐风宿露，少了蚊虫叮咬，也少了荡桨摇橹夜行船。少了诸多野性体验的现代化能算是高品质的生活吗？走向后工业化的人们发出疑问和反诘。

于是，在高技术的氛围中生活的人们，走出了都市的安乐窝，投入野外大自然的怀抱。华东师范大学旅游学系曾于1996年作过抽样调查，在上海市区的居民中，51.4%的人，旅游目的地的首要选择，是那些空气清新、有野趣的地方。这或许多少反映了旅游中的所谓“围城”现象：城外的人想进城，看看这繁华喧闹的精彩大世界；城里的人想出城，短暂地离开钢筋混凝土铸就



的高楼森林，到龙虎山泸溪河去漂流，到黄山清凉台观日出，到南北雁荡去沉醉于如梦似幻的如同浓缩了的山水盆景园的氛围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去解读唐代诗人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就会感悟出别有洞天的人生美学意蕴来：“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世界上并不缺少美，但美需要去寻觅去发现。在我们这个人口越来越稠密的世界当中，要寻找一块超脱凡尘的清真净土，还真不容易，非得要独辟蹊径，走进人迹罕至之处，向“幽草”贴近，朝“深树”靠拢不可。据说，浙江湖州安吉的龙王山就是一个回归自然游的好去处，山青水秀，林深草密，云遮雾障，间或在清澈如柳宗元笔下“小石潭”的溪流中，还可发现憨态可掬的娃娃鱼。到湖州几次，就是没进山，去拜谒山“龙王”，赏玩一下他管辖下的水中“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儿。已梦过好几回如此惬意的野趣盎然的旅游，寻梦也挺美挺有趣。但，现实的人们谁不想“美梦成真”？！

湖州旅游局负责市场开发的宋先生告诉我，目前到龙王山旅游，因交通条件限制，是很辛苦的，有段路尚不通车，需要步行，石阶小径也只通到半山腰，越往上，景色越迷人，但也越累人。上海一家旅游社的老总跟我说，他们已经自行组团往龙王山，虽然需要吃点苦，没有空调大巴直通风景区，没有登山索道直达“无限风光”的险峰，但出人意外的是，平时很追求享受、把家里伺弄得像星级宾馆似的上海游客，离开家，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却十分乐意“享用”些许攀援之累。这又苦又累的本原意义上的“羁旅”，如今在国内很多山地风景区，因修建盘山公路或架设索道以代步而逐渐消失了。

人真是很奇怪的生灵。有条件安逸，却乐意花钱买苦吃。

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境界。吃腻了鸡鱼肉鸭而想要野菜“尝鲜”,和因生活穷困潦倒不得已而以野菜充饥度日,是两种具有天壤之别的生活境地。就像时下的有些年轻人,间或高兴起来,赤裸双脚穿上时装皮鞋,并不是买不起袜子,而是时尚追求。过去人们把“赤脚穿皮鞋”与“赤膊打领带”并列,并无恶意地用以讥讽人手头拮据,如今,同样的话,要作新的解释了。

由此,又让我们回味起韦应物的《滁州西涧》。从文化象征的层面上理解,那“无人”的“夜渡”,所造就的是新时代的人生之舟的驾驭者。“苦旅”而能成“甜游”,不就因为在羁旅的苦累之中,能够激发人那潜在的旺盛生命力量,从而振奋精神、意气风发地创造新而又新的美好生活吗?

难怪,妻子携儿与单位里的同事结伴游三峡回来,问及旅游感想,答案是如此出乎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小小三峡比真正的三峡好玩得多。”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游三峡太舒服了,不如在小小三峡漂流累得惬意。在长江,从重庆到宜昌到武汉,作告别三峡游,坐的是舒适大轮或空调快船。天热,旅游团的同伴都蜷缩在气温宜人的空调船舱里,聊天,打牌,睡觉,连神女峰是什么时候晃过去的也不知不觉,枉费了一段旅游好时光。由大宁河往上进入小小三峡游览就不一样了。大家穿上救生衣,乘上小木船,或蹲在橡皮船里,自娱自乐地,或顺水划桨掌舵,或逆水背绳拉纤。稍不小心,船筏失衡,人就会大仰八叉地掉进河里,经受一番有惊无险的“苦旅”洗礼,再哆嗦着爬上船筏。遇上搁浅,船上游客则需下水推舟……这种需要花些力气的参与式旅游,谁会觉得没有趣味呢?

# 文化旅游的内在体悟

## 一、远距离崇拜

倘若，我们的都市居民能够消除休闲时间限制、交通“瓶颈”梗阻和经济拮据制约，其长期居住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距离远近与出游动机的强弱，将成正比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

文化上的“远距离崇拜”理论告诉我们，旅游目的地越是距离遥远，越具有强大的旅游吸引力。

空间距离是产生文化审美感的必要条件之一。居住地和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空间距离分割着文化区域界限。一般而言，距离越远，界限就越明晰，文化“沟壑”就可能越深，反向激发的探究愿望就可能越强烈。当旅游者的长期居住地与某旅游胜地为空间所分割的时候，彼此的文化差异就会因此凸现出来，彼地的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旅游项目，对此地的人们就会产生激发旅游动机的作用。因此而形成旅游异地性与民族习俗审美魅力的高度相关性。有句俗语说：“家门口水塘谁都知道深浅。”过于熟悉，就会窒息探究的愿望，惟有带点儿陌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才会触发极大的旅游冲动。

异样的色彩异样的美。对于日益走向繁荣昌盛的当代外部世界，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习俗风尚礼仪，异彩纷呈，是一个有

些理解但未曾感知的存在，因此，往往能构成吸引力。有位加拿大音乐家在结束黔东南的采访，经贵阳去六盘水的时候，激动地说：“想不到这次到贵州竟找到世界音乐的源泉，我决定改变既定的计划行程，继续在贵州采风，希望能录到 1000 首贵州民歌，向各国人民介绍这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位在联合国保护世界乡土文化基金会工作的艺术家，在来中国之前，对贵州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在二十多个民族村寨的访问后，使他改变了看法。他看到了芦笙、莽筒等民族民间乐器，听到了用树叶吹出的动人歌曲，感受到敬酒歌的热情奔放、婚恋歌的情深意长，以及木鼓舞的豪迈粗犷。报道说，这位教授的专长是研究民间音乐，到过欧美国家，也去过日本，研究成果很多。但此次到贵州，才真正发现“新大陆”——这里成为他的理想目的地。这个例证鲜明地证实了空间距离、文化差异和旅游吸引力所具有的密切关系。

空间距离本身就是一个足以激发人们探幽揽胜的“谜”。有些民俗趣迷，诸如黎族人为什么要住船形屋，毛难族的背面为什么别有禾剪和针，传统的蒙古包后面为什么要竖立一根木杆，瑶族为什么喜欢打黄泥鼓唱盘王歌，浙江江山市廿八都镇的姑娘出嫁为什么要在门楣上挂“连刀腿”（一只插有尖刀的猪后腿）……，都因为地域空间的阻隔，而难以使局外人感同身受，因此，才显得格外引人入胜，诱人到那儿一游。

旅游业的发展要求旅游景点具有相当的交通可达性和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不可理喻却又成了不争的事实，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保存民族特色以维护民族风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作用。云南南部的拉祜族，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具“有肉同吃，有酒同喝”的传统风尚。村里谁家杀猪，全村人都

可以来吃；哪家酿了酒，全寨老少都可以来喝。当第一批旅游者到这个边寨时，拉祜族旧习尚存，因此可以作为人类学意义上远古社会体制文化的活化石供人观赏。游客可以在亲身经历之后，产生对于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共产主义文化形态的实际体验。这种独特的体验，就是民俗文化旅游的产品。当然，由于开放搞活的商品经济影响，上述古风如今已不复存在。一些带头经商的拉祜族农民办起小吃店，无论亲戚还是朋友，一律不赊不欠。这当然是体现时代进步的可喜现象。但是，对民俗风情游，却是一个不无遗憾的损失。

另有报道说，外出打工的川东土家族同胞挣了钱，纷纷在家乡把“土得掉渣”却具有独特民俗意义的吊脚楼拆建成小洋楼，而且还装上卫星电视接受器。显然，那个已经脱去“贫困村”帽子、全是小洋楼的土家村寨，如今是无法开展民俗风情游了。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俗在悄然离去，湘西土族姑娘的“哭嫁”，据说将会成为千古“绝唱”；新疆维吾尔族姑娘的小辫子，梳洗起来太麻烦了，如今也开始被时髦的发型所代替；贵州苗族村寨住户的木槌、石碓之类传统生活用具，也因落伍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将是冰箱电饭锅；上海奉贤的皮影戏曾被人誉为“原始的木偶电影”，但在现代影视文化的冲击之下濒临失传，唯一存留的皮影班艺人已经七八十岁……

“地球村”的时代，捷运交通系统似乎使一切封闭的疆域都走向开放。当这些原先因空间距离而与现代物质文明相隔离的民间习俗，因旅游中的跨文化沟通和交流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热衷于旅游的人们所司空见惯的场景物品时，远距离的崇拜感就会随之淡化，由于崇拜而被激发出来的出游动机也就因此而窒息。这是十分发人深省的现象。

## 当代逍遥

写下这个有关“逍遥游”的话题，我不禁想起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摒弃尘世的浮躁合喧哗，逃脱功利的重负和挤压，才能获得清静飘逸、纤尘毫无的心境，才能在平淡无奇的自然之中，体味生命的自由感。这山，这水，是寂寞的。惟其寂寞，才形成有利于苦思冥想毫无羁绊地滋长的外在环境。那自然而然造化而成的山水景观，那“虽为人作，宛如天成”的人文景观，设若在人头攒动的拥挤中获得当代商业性的繁华，追求真趣的人们就失去了与宇宙沟通的外在契机。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形：作为旅游业的经营 者，总是要求游客多多益善，门可罗雀是羞煞营销者的败笔；作为有文化品位的旅游者，则往往喜欢在幽静的优美风景区，得到悠然自得的闲雅感受。

1996年11月，赴浙江台州考察旅游资源，在素有“佛宗道源”美誉的天台，我突然发现一片极为清真自然的天地。在寂寥的山间小路上盘桓的，只有同事李老师、天台旅游局的张先生和我，清澈透明的溪流，映衬着瓦蓝瓦蓝的天空，瀑布飞泻的浑响，反向比照出周围的静寂。吸引众多游人的千年古刹国清寺的文化之根，莫不是就深深扎在这自然的空灵当中么？我似乎觉悟到些许宗教的真谛，庙宇道观繁盛香火升腾起来的，其实是过眼烟云；如此云烟的精灵，其实是寂寥静谧中充盈的空幻灵动之气。

张先生说，这里的自然旅游资源正有待于开发。

蓦然间，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胸臆悸动。我们正在从事

旅游区的拓展规划。笔下蓝图，将变成旅游业发展的现实图景，变成理想中蜂拥而至的客流，变成……结果，将变成失落了清静的一片风景。没有清静，逍遥游也就无从谈起。于是，内心在不无酸楚地庆幸，自己正在奢侈地享用着的，是一次逍遥分量极重的游览。

大都市的便捷舒适，非蓬牖茅椽的乡野所能比拟。但繁华都市的钢筋混凝土森林、不尽如人意的拥挤交通，毕竟让人活得太累。于是，古代道家所标举的“逍遥游”，会为充分工业化的当代人所倾慕，并且悄悄向我们走来。因此出现一个不无古代“逍遥”意味的当代热门话题：休闲。

在都市的休闲热潮中，前些年，上海著名的南京路出现了周末步行街，但是，那时的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很难让人体味些许休闲的意味，实在无法让人逍遥起来。上海卢湾区雁荡路，根据规划，也在改造成步行街，机动车一律不准通行，街道的两旁，原木护栏的花坛，散发出温馨氤氲，铁黑框架的路灯，洋溢着古老欧陆风情，已经铺就欧式的彩格人行道，像是等待着悠哉悠哉的游人逍遥的步履。倘若街道两旁的商店，其装潢陈设、货物种类、服务格调等，都与当代休闲接上轨，倒挺像我理想中的都市逍遥游。怕只怕一成旅游气候，“炒”成火爆题材，赢得商家向往的“爆棚”，又会失却了理想的逍遥情调。的确，如今做事也左右为难！

我总感到，剔除过多人工因素的自然化风景，永远是文化了的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仔细想来，在社会领域，最自然的，莫过于人人可以触摸感受的日常生活。“美是生活”这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至理名言，确实耐人寻味。生活是如此平凡，这般普通。但能让尘世苍生终生享用的，正是在身边悄悄流过的普通而平凡的生活图景：邻

家婴儿的声声啼哭，岂非未来前景的懵懂呼唤？阳台上的花盆里，榆树桩绽开了新嫩的绿芽，莫不昭示着一出“老兵新传”的即将开演？人生春天的诗情，弥漫在早晨璀璨的朝霞里，渗融在深夜如银的月光下，荡漾在自然而然的一声“谢谢”的诚挚话语中。

别过于挑剔，努力去发现本该属于生活但却被视而不见的美丽，在冬眠醒来的思绪空间，睁开朦胧的春天眸子，映入眼帘的一切几乎都有美意在，那株在柔和春风中摇曳的小草，那只在温暖春光中飞翔的小鸟，那片在阳春三月因搬迁而要告别的温馨小院。

别囿于老眼光，开拓视野，张开硕大的兴趣之网，去捕捉生活中春的美丽。青春的舞步属于一切心中装着春天的人；鲜亮的时装本该装点你我他的视觉空间，为何不打开新而又新的“视窗”，检视奔腾的信息浪潮翻卷？！有张贺卡题词写得真好：“东方电台，愿每天带给你新一轮的太阳。”是的，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关键在于发现，在于发现后的及时从中分享。

逍遥和休闲，本是一份散淡逍遥的心绪，一幅如此心绪笼盖的风景意象。因此，只要内宇宙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意识所笼盖，澹泊因而悠闲，空灵因而旷达，就能在为赶热闹的人们所忽视和鄙弃的细节中，独自领悟无限的况味。

于是，我理解了，如今的有些旅游者为什么不喜欢跟着旅行社导游的小旗子走来走去，相反，热衷于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地在旅游区外旅游，专对人迹罕至的僻静风景绝佳处情有独钟；

我也理解了，如今的有些外国旅游者，为什么对我们本土人根本不放在眼里的情景感兴趣，把旅游审美观照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城市社区普通老百姓的市井生活上。在他们看来，都市社区是了解中国的一本充满生气的活书。他们在北京乐意



“胡同游”，占全城 1/3 总面积的数千条胡同，凝缩着北京古老的历史文化，又是今天北京人活的博物馆，既古老又新鲜。在上海，他们则喜爱串里弄，而且还串“出”名堂，抓住一早一晚的最佳时机，从中发掘民俗文化的象征意蕴。在这些异乡客的眼里，上海里弄的早晨是“现实主义”的：妇女们拎着小菜篮子急匆匆出弄堂，丈夫们骑着自行车去取牛奶，老年人迈着小步出里弄上街头伸手弯腰，急着去上学的孩子站在里弄口等待父母买早点回来……；上海里弄的晚上则是“浪漫主义”的：一对对夫妇、情侣挽着胳膊彼此依偎着陆陆续续走出里弄，或上剧院，或逛街，或走亲访友……因此得出结论，上海市民大多数既会工作又会休闲。

呵，看出寻常情景中的“休闲”味的，其实正是那双“逍遥”的眼睛、那颗“逍遥”的心！

## 走向永恒

离开不无“茧居”意味的小家庭，来到广袤的大自然，便会不由地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感到某种发自心底的沉醉，萌生与永恒宇宙融为一体的意念。

那天，漫步在浙江仙居的幽谷之中，我真切地体验着一种和大地相亲相和的情思。“神仙居”景区的“象形岩”，真是鬼斧神工妙不可言，天造地设的雕塑形象让人越看越有兴味。有座山峦，一侧的轮廓线活脱脱一尊“睡美人”，柔绵的曲线，脂粉芳菲，温馨感人。跟着视觉扫描的起伏回翔，蓦地，我的思绪进入象征意象的境界：仿佛，她像心理上尚未“离乳”的女儿，偎依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之中。有位已故文豪，当年由日本回国，踏上国土，竟然情不自禁地激情迸发，俯倒在地，和大地母亲拥抱，感受着